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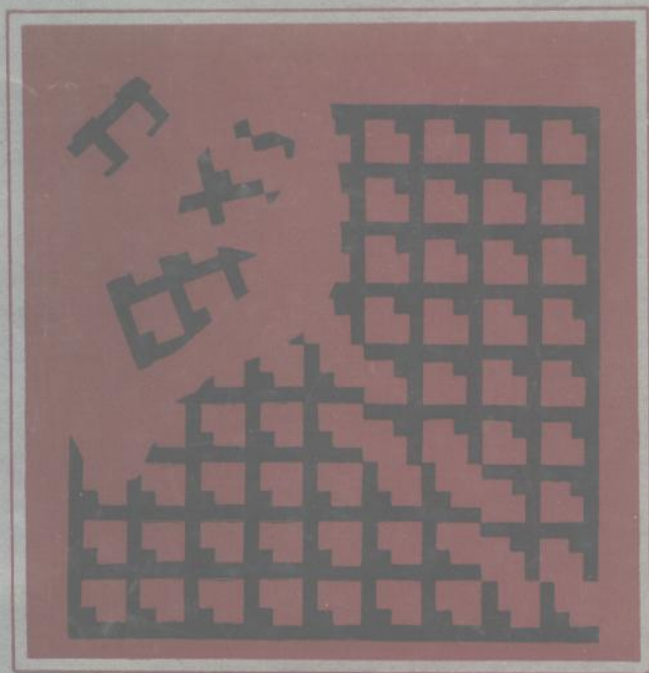
徐崇温 主编

〔意〕葛兰西 著

徐崇温 译

实践哲学

YANJI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实践哲学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1971

根据英国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1971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黄长军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黎东

〔意〕葛兰西著 徐崇温译

实 践 哲 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875 插页 4 字数 164 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

ISBN 7-5366-1375-X/B·42

定价：3.35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

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者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从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

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译本序言

早在几年前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就有许多同志对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实践哲学，在性质上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属于与马克思主义有区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当着在后来讨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时候，对于葛兰西实践哲学具有浓厚兴趣的范围，更由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思潮的许多同志，扩大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更多的同志：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究竟是否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葛兰西所主张的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否正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特征？显然，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有根有据的准确回答，仅由少数同志发表几篇论战性文章是远远不够的，所需要的，首先是把葛兰西论述实践哲学的著作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让大家有可能根据葛兰西本人的原文，而不是别人的阐述和解释去作出判断。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产生由于有大家广泛、积极的参与而形成的有深度的真知灼见。

葛兰西的哲学思想,虽然早在1917年12月24日发表的《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就已经有所阐发,但却集中表现在《狱中札记》的有关实践哲学的几十篇札记中。然而,如果根据俄文本《葛兰西选集》第三卷转译的《狱中札记》,不仅难解原意,而且缺少葛兰西评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的全部以及拉布利奥拉等20多篇重要札记,然而,葛兰西却正是在这些札记中,从正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实践哲学观的。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我萌发了翻译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想法。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个译本,是根据1971年伦敦英文版《狱中札记(选)》第三部分《实践哲学》翻译过来的。这个版本除了把被俄译本删去的20多篇札记全都收入之外,还加了二篇分编导言和190多条脚注,帮助读者理解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原意,并在《狱中札记》的长篇总导言中论述了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思想背景和渊源。除此之外,为了便于读者追溯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中译本还把葛兰西的《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翻译出来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希望这些能为大家理解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提供一些材料依据。当然,由于葛兰西的原文为躲避狱吏的检查而写得比较艰涩,再加上中译本并不是从意大利文直接翻译过来,而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中译者的翻译水平又很有限,种种原因使得这个译本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水平,只能说是在直接从意大利文译出的准确版本出现之前,为应读者了解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急需,而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略胜于无的材料罢了,错误和不妥之处,谨请大家指正。

同时,希望在有大家广泛、积极的参与下形成对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真知灼见,并不等于说为这种参与提供材料的译者本人可以置身事外,为此,特不揣冒昧地将我对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看法,放

在这篇中译本序言中一并奉献给广大读者,如有偏颇不当之处,希望一并得到教正。

一、“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奉行的哲学路线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说的“实践哲学”是什么?有人认为,这是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的特殊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称谓;在《狱中札记》中,仅在引述索列尔的原话里,抄录了“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则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应当把“实践哲学”只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而不看作是葛兰西奉行的独特的哲学路线。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是,在《狱中札记》中,虽然为了逃避狱吏的检查,葛兰西大量使用“实践哲学”此词去代替马克思主义,但也毕竟在好几个地方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

例如,在札记《拉布利奥拉》中,葛兰西就曾提到奥托·鲍威尔在其关于宗教的书籍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由任何哲学、甚至由托马斯主义支撑并与之溶合(本书第104页)。

在札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中,葛兰西又提到了分析《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法兰西内战》等作品,“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方法论”等等(本书第134页)。

而在札记《马克思主义的组成因素的统一》中,葛兰西更在札记标题里直接标出了“马克思主义”(本书第125页)。

如此等等。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虽然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大量(但并不是完全)使用“实践哲学”去代替马克思主义,但这个事实

并不足以说明实践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而并不标志着葛兰西所奉行的独特的哲学路线。在这里，一切都要依葛兰西赋予“实践哲学”的内容是否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为转移。

首先，“实践哲学”此词是哪里来的？是葛兰西为了逃避狱吏的检查而发明创造出来的吗？不是。早在葛兰西之前，意大利哲学家拉布利奥拉就把这个名词引入了马克思主义，葛兰西是从他那里把此词借用来的，本书的英译本导言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为什么不用别的名词，而恰恰要用拉布利奥拉提出的“实践哲学”，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应当说，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反映了葛兰西和拉布利奥拉在思想上的共通性，反映了葛兰西对拉布利奥拉赋予“实践哲学”这个名词的涵意和强调重点的赞同的。事情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马丁·杰所指出的：

“那个时代吸引他〔葛兰西〕的唯一人物是 安东尼·拉布利奥拉，他赞美他的实践重点，他从拉布利奥拉那里借用来的《狱中札记》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婉委说法的‘实践哲学’，抓住了他思想中的能动主义的推动力，这意味着热切地注意到政治对于经济的相对自主性”，“葛兰西总是强调说，历史是自觉活动、实践意志、主观干预以及政治主动性的舞台”^①。

而仔细阅读一下葛兰西的这本《实践哲学》，就会更进一步地发现，葛兰西从拉布利奥拉那里借用“实践哲学”这个名词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还有其更深刻的原因，这是和葛兰西对马克思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种种发展趋向的看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① 马丁·杰：《马克思主义和总体性》，1984年洛杉矶加州大学版，第154—155页。

在札记《“正统”的概念》中，葛兰西认为从其真正的起源上看，正统性不在别的，而在于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实践哲学（指马克思主义）是自足的，它把为构造一种全面而完整的世界观，一种全面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以及为赋予一种完整而实际的社会组织的生命所必需的一切基本要素都包含在自身之中；它“不需要来自异己源泉的支持”，不需要有“某种其它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支撑”（本书第223页）；它充分地强壮和富于新的真理，足以给自己提供一个较为现代而有效的武器库。这意味着它开始对传统文化发挥它自己的领导权；它还是一种不能被混同于或归结为任何其它哲学的、设想哲学的方式，它的独创性不仅在于其超越以前的哲学，而且还首先在于“开辟了一条新路，从头到脚地更新了整个设想哲学本身的方式”（本书第225页）。另一方面，葛兰西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同化、吸收一切其它思想体系中有价值的东西，把一切这样的要素编织进一个新的综合中的独特能力，然而，这是一种要和折衷地借用其它异己思潮严格地区别开来的有机吸取。马克思主义总是在通过同其它哲学不断的相互作用，而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上的。

在葛兰西的心目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又如何呢？

在札记《安东尼·拉布利奥拉》、《实践哲学与现代文化》中，葛兰西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几种发展趋向：

一种是由普列汉诺夫代表的所谓正统趋向。它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把这种哲学基本上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方面是正统的”（本书第106—107页），而在事实上却“滑到庸俗唯物主义去了”，葛兰西认为，“普列汉诺夫提出问题的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的典型，并证明其思辨和编史能力的贫瘠”（本书第104页）；

另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康德主义以及其它的非实证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哲学趋向联结起来。如伯恩施坦、麦·阿德勒等回到康德主义去,把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结合起来,奥托·鲍威尔把马克思经济学和托马斯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德·曼则用弗洛伊德主义……;而克鲁齐、金蒂雷、索列尔、柏格森、实用主义等等把马克思的某些因素吸收过去,成为唯心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

葛兰西认为,在马克思主义遭到这种“双重的哲学结合”或“双重的修正”(本书第106页)的情况下,只有拉布利奥拉一个人坚持贯彻和发挥符合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路线:

“在实际上,拉布利奥拉肯定实践哲学是独立于任何其它哲学思潮之外的、是自足的,而且是唯一的企图科学地建立实践哲学的人”(本书第103页);

“拉布利奥拉和这二种思潮(指上述双重哲学结合或双重的修正)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断言,实践哲学是一种独立的和独创的哲学,它本身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所以就由对历史的一种继续,变成一种一般的哲学,这正是人们必须其中进行工作的方式,发展拉布利奥拉的观点”(本书第108页)。

十分明显,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之所以会从拉布利奥拉那里借用“实践哲学”去作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显然是和他认为拉布利奥拉是当时唯一贯彻符合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路线的人有关的,显然是因为他要沿着拉布利奥拉的方向去发展拉布利奥拉的这个立场和路线。

那么,拉布利奥拉的方向和路线到底是怎样的呢?

拉布利奥拉是意大利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罗马大学教授,他的思想先后受黑格尔、赫伯特以及马克思的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末,拉布利奥拉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批判尼采、哈特曼、新康德主义等等的资产阶级哲学,80年代末,他开始站到社会主义

的立场上来，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先后发表《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论历史唯物主义》(1896)、《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探讨》(1897)等著作。

拉布利奥拉用黑格尔的观点来考察实践。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是由自觉地反映历史的、合理发展的自由活动所构成的，所以，实践是反思的、合理的活动，同时又表现主观的偶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一个包含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整体。拉布利奥拉否定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他说，现实历史是“人的作品”，而不是非人称的、决定的过程，不存在有效的、普遍的历史法则，历史的标志是进步和倒退，这取决于人的活动的合理性，虽然社会主义必然随着资本主义而到来，但只要人民是能够实践的，那么，未来在基本上就是未定的和不可预告的，人类事件的整个进程所代表的，既不是实现某个预定结果的趋向，又不是背离来自至善和幸福的第一原理。拉布利奥拉还拒绝把社会现实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正统两分法，他认为“经济”不可能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原因”，因为它在实际上并不自主地存在着。他认为，实践是由物质生产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个辩证的宇宙中，物质法则又是由实践所中介并表现在实践之中的。

在 1897 年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探讨》一书中，拉布利奥拉提出他的实践哲学观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的实践哲学”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它是内含于哲学化事物中的哲学，从生活到思想，而不是从思想到生活，这是现实的过程，从作为行动知识的劳动到作为抽象理论的知识，而不是从后者到前者。……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了过来。……事物的运动取代了作为它自身存在着的思维的有规律运动，而且，思维终究是这种事物的产物”；

“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实践哲学，把整个人看成历史的、社会

的人,在这一意义上,它给予一切唯心主义的形式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宣告了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终结。知性的革命已经发展到把人类的历史过程作为绝对客观的事物来认识的阶段,同时知性革命也发展到把物理学的自然加以历史化的阶段,这两种知性革命相互结合、相互一致。自然,对于思维的人来说,已经不是其效果达不到的事实,不是决不能生成的事实,不是没有发展的永恒状态,而且,也决不是不能继续进行创造的那样一次完成的被造物”^①。

拉布利奥拉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意大利的文化背景下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在它的熏陶下,意大利出现了一大批强调行动、实践的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有:克鲁齐、蒙德尔福、金蒂雷等,而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则是葛兰西的实践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种种发展趋向中,葛兰西由于赞成拉布利奥拉的方向和路线,因而,在《狱中札记》中借用了他提出的“实践哲学”这个名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实践哲学”,在葛兰西那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而且也是他所奉行的一条独特的哲学路线——一条既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把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又不同于伯恩施坦、阿德勒、鲍威尔、德·曼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托马斯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等结合起来,而要根据拉布利奥拉开辟的方向,去发展拉布利奥拉的立场观点的路线。

^① 拉布利奥拉:《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探讨》,1897年意大利文版,第216—217页。

二、实践哲学企图超越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尽管“实践哲学”这个名词，是葛兰西怀着继续和发展拉布利奥拉的方向和路线的意向而从拉布利奥拉那里借用来的，但是，在展开的过程中，葛兰西毕竟又赋予它以自己的涵义，从而使它具有了为葛兰西所特有的特征。

这种独特的特征之一，便是葛兰西明确提出实践哲学要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例如，在札记《辩证法》中，葛兰西突出地强调这种超越论说：

“只有当着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开辟了历史的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中的新阶段的、完整而独创的哲学的时候，才能领会辩证法的基本功能和意义，而实践哲学则在其超越作为过去社会的表现的传统的唯心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而又保持其重要要素的范围内作到这点。如果只把实践哲学看作臣服于另一种哲学，那就不可能领会新的辩证法，然而，〔实践哲学〕却正是通过它（指辩证法）来实现和表现对旧哲学的超越的”（本书第128页）。

为什么实践哲学是对传统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超越呢？葛兰西在论述实践哲学的历史发展的时候，提出了他的看法。

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在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他说：

“实践哲学是以这一切过去的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喀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整个现代生活观的根子的这种历史观。实践哲学是这整个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改革运动的顶峰”（本书第115页）。

在这个过程中，当社会经历变革，新兴阶级从全民中崛起的时

候,人们可以看到人民文化的繁荣,就会出现唯物主义的昌盛,而衰老的阶级则抓住唯灵论不放。

“处在法国革命和复辟的中途上的黑格尔,给予思想生活的二个要素唯物主义和唯灵论以辩证的形式,但是,他的综合是‘一个以头站地的人’”(本书第115—116页)。

黑格尔死后,他的门徒破坏了这个统一,有一些人回到了唯物主义的体系:他们接受了过程和历史性观点,却排除任何主体活动的思想,原因和过程被确定为外在的;另一些人则回到唯灵论的体系:他们意识到了人的活动的基本本质,却按意识或精神来定义活动,他们强调变化和主体性,却把主体理解为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复活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一切经验,以便重建辩证统一的综合,‘用脚站地的人’”(本书第116页)。

但是,在马克思以后,实践哲学又遭到了黑格尔的学说所经过的遭遇:人们同样企图把它扯碎为几个部分:正统派企图把实践哲学和传统的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回到了康德主义;一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则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要素。

所以,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正面临着文化-哲学的综合的任务:

“在实际上,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条提纲中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的立场,正在重复着,现在还和那时一样,虽然处在历史的一个较为发达的时刻,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综合还是必要的”(本书第124页)。

那么,葛兰西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到底是怎么看的?实践哲学又是怎样超越和综合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

对于什么是唯物主义的问题,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并没有